

对最新发现古格藏经洞出土文献的 初步认识^①

张延清 张仁增昂姆

[摘要] 2020—2021年,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皮央村的考古调查工作中,意外发现了一处古格时期的藏经洞,出土了一批罕见的珍贵文献。这批文献体量巨大,总数为8万6千多张,计17万多叶。经过前期研究,调查组发现这批文献是修正、补充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珍贵资料,与敦煌藏经洞出土古藏文文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吐蕃敦煌抄经流程一脉相承;这批珍贵文献对研究古格历史,特别是藏传佛教历史有着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古格藏经洞出土元代中央政府下发给古格的诏令抄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再一次用文献资料证实了西藏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事实。

[关键词] 古格藏经洞;最新发现;文献;大藏经

[中图分类号] K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23)03-0053-12

一、前言

西藏自治区札达县皮央村、东嘎村位于札达县城以北65公里处,皮央-东嘎遗址由东嘎扎西曲林寺遗址和皮央石窟群组成,遗址规模巨大,分为石窟遗迹、石窟壁画、佛寺与建筑遗迹、佛塔遗迹、出土及采集遗物、墓葬、居住遗址、岩画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于1997年组成联合考察队,由四川大学考古系霍巍、李永宪教授带队,对皮央-东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发表了题为《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1997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吐蕃时期于阗佛教东传敦煌研究”(项目编号:20BZ143)中期成果,也是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年调查与发掘》^①报告。根据该调查报告,皮央—东嘎遗址存留的石窟总数将近千座,包括礼佛窟、禅窟、僧房窟、仓库窟、厨房窟等各种类型的石窟。礼佛窟内绘有壁画,内容有佛、菩萨、飞天、比丘、供养人像、佛传故事、礼佛图、说法图、密宗曼荼罗、动物、植物、装饰图案。

意大利藏学家罗伯特·维达利先生(Roberto Vitali)根据古格高僧阿旺扎巴所著《古格普兰王国史》,对西藏西部古格王系史、宗教史作了深入研究^②,据《古格普兰王国史》所提供的线索,皮央、东嘎曾是古格王室举行婚姻庆典、加冕等重大活动的主要场所,特别是在古格王室引进基督教,进而引起王室分裂时期还一度成为与“札布让”(王宫所在地)相对峙的主要宗教、政治中心。

综合前人研究、考古调查资料及对最新发现古格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初步整理,皮央、东嘎曾一度是王国都城“札布让”之外集宗教、政治、文化、军事、商贸为一体的“陪都”,也是“西藏吐蕃王朝之后振兴佛教、抵御外敌的要冲,同时也是藏传佛教与相邻地区佛教文化的交流融汇之所”^③。可以想见,雄踞西部的吐蕃王室后裔在皮央、东嘎一带大力兴佛的种种举措,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活动。

在前期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及西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队分别于2020年、2021年,对皮央村西山头杜康佛殿所藏古格文献进行了前期调查,意外发现了一处古格时期的藏经洞,出土了一批罕见的珍贵文献,这批梵夹装经书总数为8万6千多张,超过17万叶。经过前期研究,这批文献来自10世纪末至16世纪,但大部分文献古藏文书写及语法特点明显,为古格时期,也即10世纪末至11世纪作品。调查组发现这些珍贵文献对研究古格历史,特别是藏传佛教历史有着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相信这批文献的公布和后续研究成果的陆续发表,对西藏问题研究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二、古格藏经洞及其文献收藏地皮央村杜康佛殿概况

札达县皮央村杜康佛殿所藏古格时期古藏文文献,出土于古格藏经洞(图1、2见封三)。古格藏经洞位于皮央村西侧佛寺建筑杜康大殿西侧珠穆山(མེ་ཤེ་ཅི),二者直线距离约500米。古格藏经洞坐北向南,呈南北向,洞口较小,宽63厘米、高55厘米,洞窟内部较为宽大,从洞口至北壁长4.4米,东西壁之间宽3.26—3.63米,洞内高度为1.78米。平面面积约为13平方米的藏经洞内曾经集中码放着古格时期的古藏文文献,高度在1.6米左右。佛殿位于皮央村西山头。大殿坐西向东,内部南、西、北三面背靠墙壁立有藏经柜(图3见封三),内部收藏有藏经洞出土所有文献。2003年,札达县文物局组织皮央村、东嘎村村民,将这批文献搬运至藏经洞东侧杜康大殿至今。

杜康佛殿收藏的古格文献被分为270个经卷包,经叶均为梵夹装,双面书写,每包经卷数目不等,在200—500张之间;经叶总数为8万多张,计17万多叶。经过考察队的前期工作,发现这批文献主要为佛经,还有一批社会文书。其中,佛经几乎涵盖了《甘珠尔》的全部内容,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文献基本上就是一部手写版的《甘珠尔》。

^①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1997年调查与发掘》,《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第397—426页。

^② Roberto Vitali, *The Kingdoms of Guge Puhrang, Indrastha* (CBT) 1996.

^③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1997年调查与发掘》,《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第421页。

三、古格藏经洞出土文献是修正、补充《甘珠尔》的珍贵资料

1. 《甘珠尔》阙载佛经

(1) 《大乘稻秆经》 吐蕃高僧法成在敦煌弘法译经时,《大乘稻秆经》是大师在敦煌主讲的佛经之一。《大乘稻秆经》讲述弥勒菩萨应舍利弗之请问,宣说因缘生法有内外二种,并藉稻秆由种生芽,由芽生叶,乃至由花生实之事,比喻十二因缘之生起次第。

敦煌藏经洞出土古藏文法藏 P. T. 0092、P. T. 0115、P. T. 0553、P. T. 0554、P. T. 2105; 英藏 IOL. Tib. J. VOL. 12、19; 敦煌市博物馆藏 Db. T. 0312 均为《大乘稻秆经》及其注疏本,可见古藏文《大乘稻秆经》在敦煌一带的广泛传承。根据法成大师的宣讲内容,集有汉文《大乘稻秆经随听疏》(亦称《大乘稻秆经随听手镜记》),此经疏受到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高度评价。陈先生在《〈大乘稻秆经随听疏〉跋》一文中认为:“稻秆经随听疏博大而精审,非此土寻常经疏可及。”^① 进而高度评价法成大师,认为“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②。

汉文《大乘稻秆经》,收在《大正藏》第十六册 (No. 712 [Nos. 708-711]), 译者未载; 由于法成大师长期在敦煌主讲此经, 学界普遍认为很可能就是法成大师译出,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部佛经反而在藏文大藏经中阙载, 只在《丹珠尔》收录了 3 本注疏本: 1. 龙树菩萨所作《圣稻秆颂》(འཕགས་པ་སྐུ་ལྷུང་པའི་ཚིག་ལེན་བྱས་པ།) (收入《丹珠尔》第 65 册第 774—782 页); 2. 龙树菩萨所作、由译师贝则 (དཔལ་བཟེགས) 的译经团队翻译、审定的《圣大乘稻秆经广说》(འཕགས་པ་སྐུ་ལྷུང་པ་ཞེས་བྱ་བ་མཇུག་པོའི་མདོའི་བྱ་ཆེར་བཤད་པ།) (收在《丹珠尔》第 65 册第 783—881 页); 3. 由莲花戒大师所作《圣稻秆经广释》(འཕགས་པ་སྐུ་ལྷུང་པའི་མདོ་ལྷུང་བྱ་ཆེར་འགྲེལ་པ།) (收在《丹珠尔》第 67 册第 380—426 页)。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 英藏 IOL. Tib. J. VOL. 12 号为《大乘稻秆经》残卷, 梵夹装, 首题(图 4)为:

༄༅། བླ་གར་སྐད་བྱ། ཨ་ཏུ་གའི་སྟེ་མ་རྩ་ན་མ་མ་ཡ་ན་ལུ་མ། བོད་སྐད་བྱ་འཕགས་པ་སྐུ་ལྷུང་པ་ཞེས་བྱ་བའ། བཞག་པ་ཆེན་པོའི་མདོ།
མདོ། —— 梵文曰: 圣大乘稻秆经; 藏文曰: 圣大乘稻秆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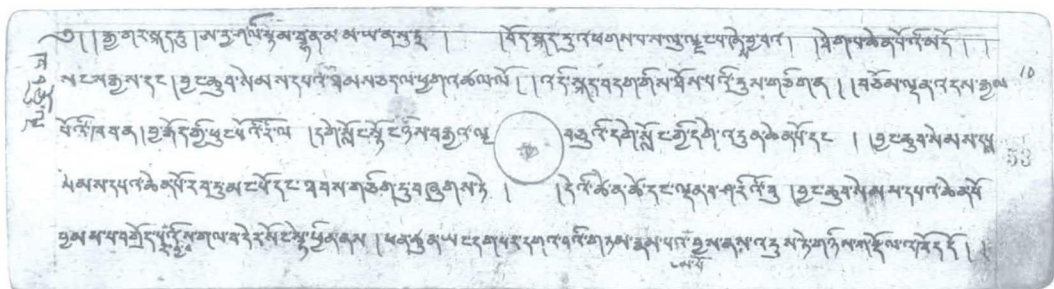


图 4 英藏 IOL. Tib. J. VOL. 12 号《大乘稻秆经》首页图片 (采自《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第 2 册第 197 页)

^① 陈寅恪:《〈大乘稻秆经随听疏〉跋》,《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8页。此文原载1927年9月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论丛第1卷第2号。

^② 同上。

此卷号所收《大乘稻芊经》叶码为：ཁ་བཙོ་ལཱ་ནས་སུམ་བཙུག་གིས།——第2函第15—32页，共18叶，计36页，经文并不完整。

法藏P. T. 0115号收有《大乘稻芊经》结尾部分（图5），尾题为：

། འོ་འོ་རྣམས་ཀྱི་འཕགས་པ། ས་ལུ་ལྷུང་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རྫོགས་སོ། །——藏语曰：大乘稻芊经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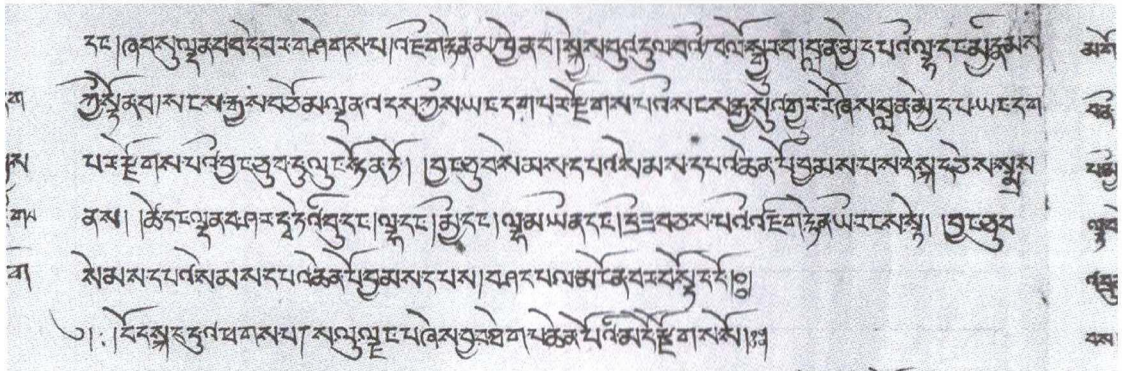


图5 法藏P. T. 0115局部（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第3册第226页）

敦煌藏经洞出土古藏文《大乘稻芊经》并不完整，这为整理出一部完整的藏文《大乘稻芊经》留下缺憾，但令人欣喜的是古格藏经洞出土有《大乘稻芊经》，其尾题（图6、7）为：

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རྫོགས་སོ། ། །དང་ལུས། །——圣大乘稻芊经终了，一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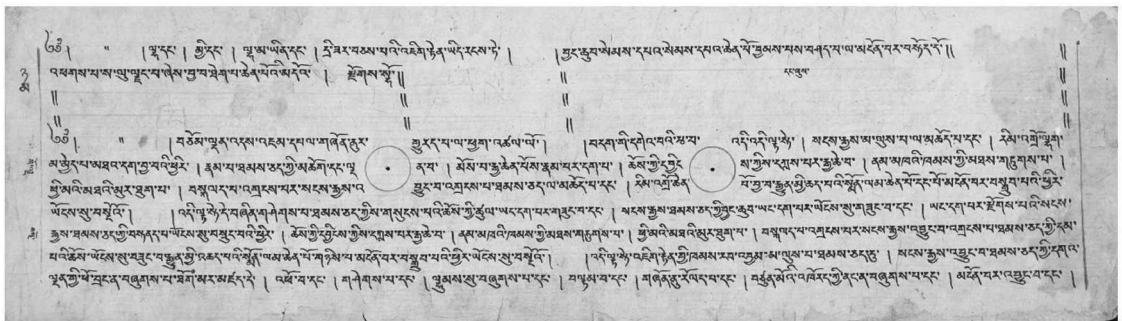


图6 古格藏经洞PYDK103-0107《大乘稻芊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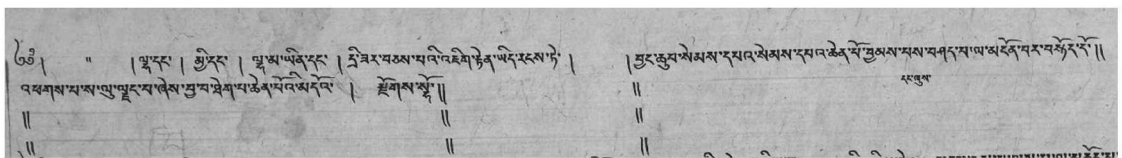


图7 古格藏经洞PYDK103-0107《大乘稻芊经》局部

我们相信，通过对敦煌藏经洞和古格藏经洞出土两种版本古藏文《大乘稻芊经》相互对勘和补充，拿出一部完整的藏文《大乘稻芊经》，进而与汉文大藏经进行跨语种校勘、比对，有望解决《大乘稻芊经》的翻译等一系列问题，为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补充新内容，也为汉藏文化交流、藏传佛教中国化增添新资料。

(2) 《五事经》(གཞི་ལྷ་པ) 古格藏经洞 PYDK046-378V 为《五事经》(图 8、9), 其尾题录文、翻译如下:

གཞི་ལྷ་པ་ཚོགས་སྒྲིག་། །། །ཀྱུ་གར་གྱི་མཁའ་བོ་འཛིན་མྱི་བླ་ལྷ་ཅན་གྱི་ཚ་པ་བཅོམ་དེ་ཡི་ཤེས་ལྷོས་བསྐྱུར་དུ་ཅིང་། ལུས་ཏི་གཏན་ལ་
ཕམ་པ་——五事经终了, 印度大师孜那迷札、大校阅译师沙弥智军翻译、校阅并审定。

此经是由译师智军团队所译, 但藏文大藏经阙载。将此经进行完整整理, 也可为《甘珠尔》增添新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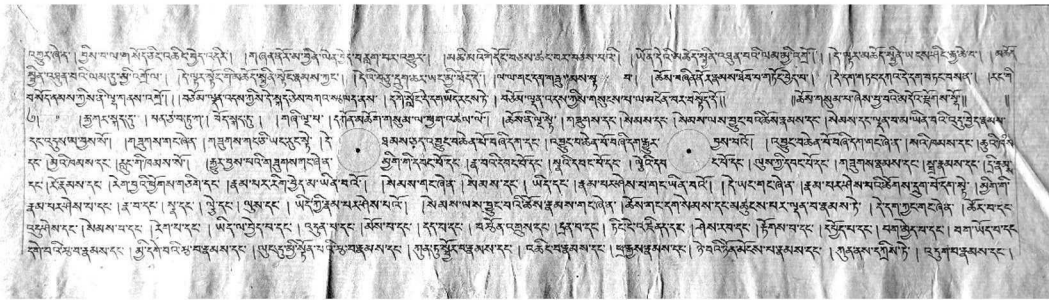


图 8 古格藏经洞 PYDK046-378V 《五事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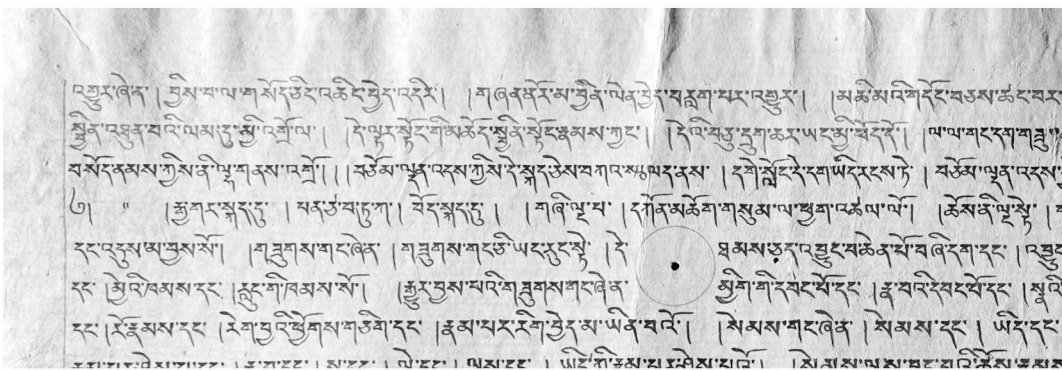


图 9 古格藏经洞 PYDK046-378V 《五事经》局部

(3) 《圣依止增上意乐品大乘经》 PYDK058-049 为古格藏经洞出土文献《圣依止增上意乐品大乘经》, 其尾题为:

འཕགས་པ་ལྷ་པ་བའི་བསམ་པ་བརྟན་པ་ཞེས་བྱ་བ་ཞེག་པ་ཆེན་པོའི་མདོ། །ཚོགས་སྒྲིག་། ——圣依止增上意乐品大乘
经终了。

此经在《甘珠尔》阙载, 只是在第 106 册《甘珠尔各印本目录汇编》(བཀའ་འབྱུང་པར་མ་ཁག་གི་དཀར་
ཆག་ཕྱོགས་བསྒྲིགས) 第 13 页载有经名^①:

འཕགས་པ་ལྷ་པ་བའི་བསམ་པ་བརྟན་པ་ཞེས་བྱ་བའི་མདོ། ——圣依止增上意乐品大乘经。

(4) 《随念佛三昧海大乘经》 古格 PYDK078-286 为《随念佛三昧海大乘经》, 载有此经第二卷
末尾及第三卷开头经文:

尾题: མཚན་ཇིས་སུ་བྱན་པ་ཞེས་བྱ་བའི་ལེའུ་སྒྲིག་སུ་མོ། ——随念名号品第三。

^①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对勘、编辑:《中华大藏经·甘珠尔(对勘本)》(第 106 册),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 年, 第 13 页。

首题：སངས་རྒྱལ་རྒྱལ་སྤྲུལ་པའི་ཉིང་འཛིན་གྱི་རྒྱ་མཚོ་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 །འཇམ་པོ་གཉིས་པའོ།——随念佛三昧海大乘经第二卷。

《随念佛三昧海大乘经》不载于藏文大藏经，也不载于《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

2. 《甘珠尔》阙载译经题记

(1) 《长爪梵志请问经》 古格藏经洞 PYDK038-358 为《长爪梵志请问经》，尾题录文如下：

ཀྱུན་རྒྱ་རྒྱ་སྤོང་རིངས་ཀྱིས་ཞུས་པའི་མདོ། །།རྗོགས་སོ། །།རྒྱ་གར་གྱི་མཁན་པོ་སུ་རེན་དུ་པོ་དེ་དང་། ལྷ་ཅེན་གྱི་ལོ་ཙ་བ་བན་དེ་ཡི་ཤེས་ལྡན་བསྐྱུར་དུ་ཅིང་ཞུས་ཏེ། །གཏན་ལ་ཕབ་པ་——长爪梵志请问经终了；印度大师苏陵陀菩提及大校阅译师沙弥智军等翻译、校阅后审定。

此经载于《甘珠尔·经部》第 74 册第 996—1000 页，二者内容相符；但此经叶所载译经题记《甘珠尔》不载。

(2) 《大乘百福相经》 古格藏经洞 PYDK099-011 为《大乘百福相经》，尾题为：

འཕགས་པ་འཇམ་དཔལ་གྱིས་ཞུས་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 །།རྗོགས་སོ། །།རྒྱ་གར་གྱི་མཁན་པོ་སུ་རེན་ཉ་བར་མ་དང་། ལྷ་ཅེན་གྱི་ལོ་ཙ་བ་བན་དེ་ཡི་ཤེས་ལྡན་བསྐྱུར་དུ་ཅིང་ཞུས་ཏེ། །གཏན་ལ་ཕབ་པ་——圣文殊师利所问经，终了。印度大师般若迦伐摩、大校阅译师智军翻译、校阅并审定。

此经叶所抄《大乘百福相经》载于《甘珠尔·经部》第 60 册第 11—12 页，此经叶的珍贵之处在于记录了此经的翻译、审定人员，而这在《甘珠尔》中阙载。

(3) 《佛说阿弥陀经》 古格藏经洞 PYDK041-018 为《佛说阿弥陀经》，尾题为：

འཕགས་པ་བདེ་བ་ཅན་གྱི་བཀོད་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 །།རྗོགས་སོ། །།རྒྱ་གར་གྱི་མཁན་པོ་འཛིན་ལྷི་ཉ་དང་། ད་ན་ཤི་ལ་དང་། ལྷ་ཅེན་གྱི་ལོ་ཙ་བ་བན་དེ་ཡི་ཤེས་ལྡན་འཕྲོགས་པས་བསྐྱུར་དུ་ཅིང་ཞུས་ཏེ། །གཏན་ལ་ཕབ་པའལ། །——佛说阿弥陀经终了，印度法师孜那迷札、多那释罗，大校阅译师比丘智军等翻译、校阅后审定。

此经叶所载译经题记与《甘珠尔》所载译经题记有所不同，此经叶所载为 3 人：孜那迷札、多那释罗、大校阅译师比丘智军，而《甘珠尔》阙载印度译师孜那迷札。

四、古格藏经洞出土文献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密切关系

1. 丝路敦煌流传的佛经在古格继续传抄

(1) 《金光明经》 《金光明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经中称此经为“诸经之王”。此经以护国、护世为主旨，力推人王在此经流布中的重要作用，也承诺四天王等天龙八部会全力佑护人王治世，保天下太平，大地沃壤，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经中宣扬持颂本经能够带来神奇的护国利民功德，被视为护国之经。在尼泊尔，此经自古以来被视为九部大经之一，并发现了此经的原始梵本。在日本，此经自 7 世纪开始就被列为“镇护国家三经”之一。^①《金光明经》也因其“神力”在丝绸之路上广为传播，成为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流传最广的五部佛经之一。

根据梵文本母本，《金光明最胜王经》被智军团队翻译为藏文，由于深受吐蕃王室推崇，进而在全

① 赖永海主编，刘鹿鸣译注：《金光明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前言第 1 页。

译本^①的基础上，修订出简缩本^②。受此影响，全译本和简缩本在敦煌被广泛传抄^③，法藏 P. T. 0501、P. T. 0502、P. T. 0509 以及英藏 IOL. Tib. J. VOL. 17 均为法成译本敦煌古抄本；法藏 P. T. 057D、P. T. 057E、P. T. 057P、P. T. 059B、P. T. 507B、P. T. 507C、P. T. 508、P. T. 510 均为智军全译本敦煌古抄本；英藏 IOL. Tib. J. VOL. 31、44 为智军简缩本敦煌古抄本。敦煌藏经洞出土、广泛传抄于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的古藏文《金光明妙法最胜诸经王》，较之丝绸之路广泛流行的 10 卷 31 品汉文义净本，智军全译本只有 10 卷 29 品，二者相较，卷、品名称与顺序完全对应，唯有第十卷末尾 2 品，即“大辩才天女赞叹品”和“付嘱品”，智军译本未载，这可能是法成大师利用义净汉译本重新藏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动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吐蕃时期对丝路文明的传播所做的历史性贡献，也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珍贵资料。

在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广泛传抄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也有古格抄本，古格藏经洞出土 PYDK046-015 号为法成大师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舍身品》古格抄本（图 10、11），品题录文如下：

གསེར་འོད་དམ་པ་མཚོག་ཏུ་རྣམ་པར་རྒྱལ་པ་མཛད་མེད་རྒྱལ་པོ་ལས། ལུས་ཡོངས་སུ་བཏང་བའི་ལེའུ་སྟེ། ཉི་ཤུ་རྒྱལ་པོ།——金光明最胜王经·舍身品第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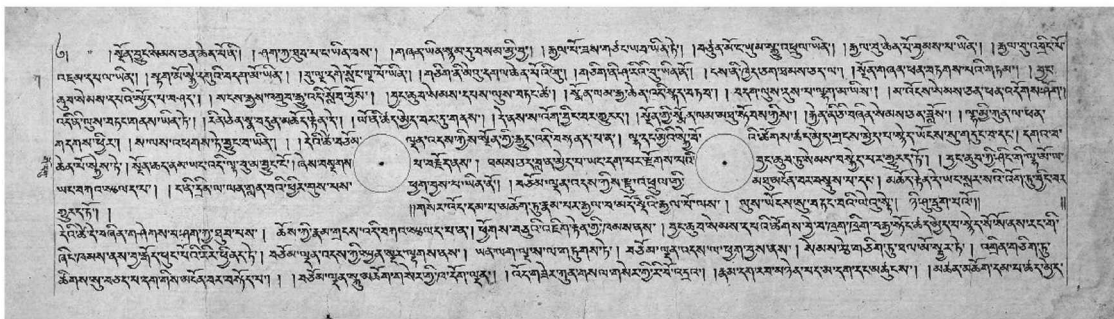


图 10 古格藏经洞 PYDK046-015 《金光明最胜王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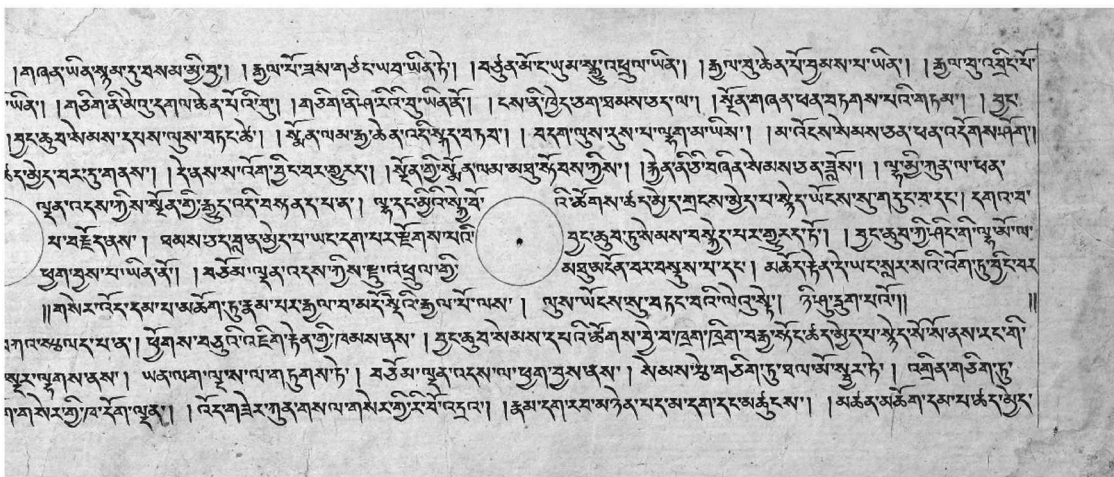


图 11 古格藏经洞 PYDK046-015 《金光明最胜王经》局部

①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对勘、编辑：《中华大藏经·甘珠尔（对勘本）》第 89 册，第 460—798 页。
 ②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对勘、编辑：《中华大藏经·甘珠尔（对勘本）》第 90 册，第 3—175 页。
 ③ 张延清：《中唐〈金光明最胜王经〉及经变在敦煌的兴起及其原因分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第 95—104 页。另见张延清、张大利：《中唐〈金光明最胜王经〉及其经变在敦煌的流布》，《藏学学刊》2021 年第 2 期（第 25 辑），第 38—51 页。

古格藏经洞出土文献中还有智军所译《金光明妙法最胜诸经王》，PYDK046-079号即《金光明妙法最胜诸经王·梦见金鼓忏悔品》(图12、13)，品题录文如下：

གསེར་འོད་དམ་པ་མདོ་སྡེ་དབང་མོའི་རྒྱལ་པོ་ལས། མི་ལམ་ན་བཤགས་པའི་ལུ་སྟེ་བཞི་པའོ། ——金光明妙法最胜诸经王·梦见金鼓忏悔品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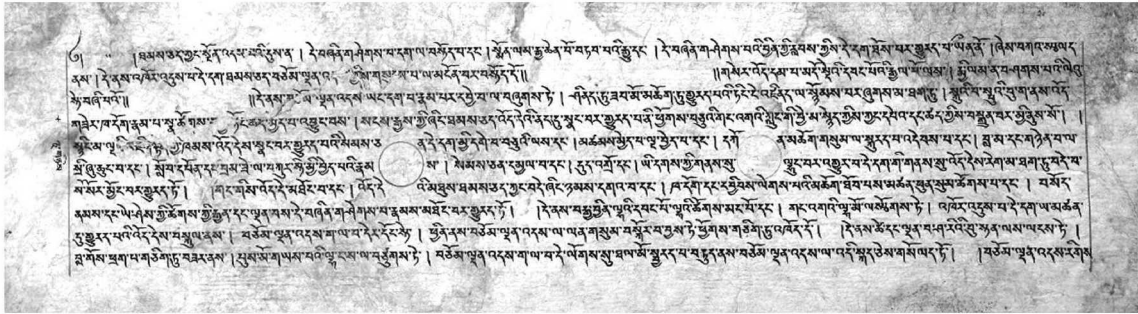


图12 古格藏经洞 PYDK046-079 《金光明妙法最胜诸经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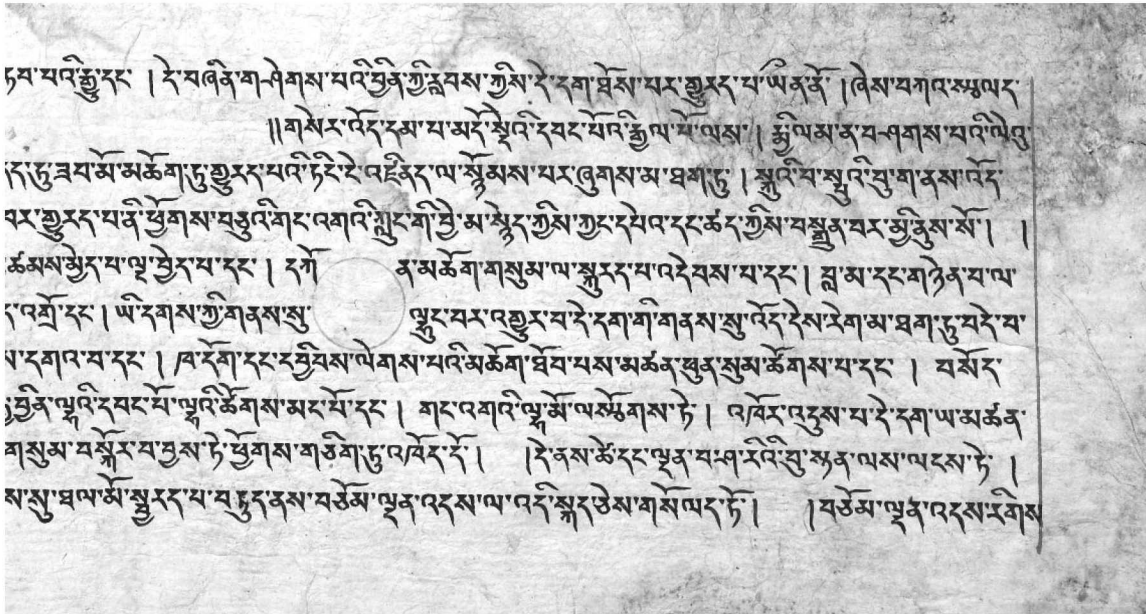


图13 古格藏经洞 PYDK046-079 《金光明妙法最胜诸经王》局部

(2)《牛角山授记》收入藏文《甘珠尔》的《牛角山授记》^①是研究古代于阗历史及佛教传播的重要史料，法藏P. T. 953、P. T. 961即《牛角山授记》敦煌抄本残片^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北大D055号卷子背面也载有《牛角山授记》^③。这部佛经不仅在丝路敦煌广泛传抄，而且沿唐蕃古道传入阿里。古格藏经洞出土PYDK107-186就是《牛角山授记》古格抄本(图14、15)，首题录文如下：

། རྒྱ་གར་རྒྱལ་དུ། ཅུ་ཅེ་སྒོའ་བྲིང་ག་བྱ་ཀ་ར་ཏ་ན་མ་མ་ཏུ་ཡུ་ན་སུ་ཤ། འོད་སྐད་ཏུ་འཕགས་པ་རི་སྐང་ཅེ་ཡུང་བསྟན་པ་
ཞེས་བྱ་བ་ཞེག་པ་ཆེན་པོའི་མདོ། །བཅ་པོ་གཅིག་གོ། ——梵语曰：牛角山授记；藏语曰：牛角山授记，一卷。

①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对勘、编辑：《中华大藏经·甘珠尔(对勘本)》第76卷，第634—668页。
② 朱丽双：《敦煌藏文文书〈牛角山授记〉残片的初步研究》，《西域文史》第八辑，2014年，第23—38页。
③ 张延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牛角山授记〉译解》，《中国藏学》2020年第3期，第199—20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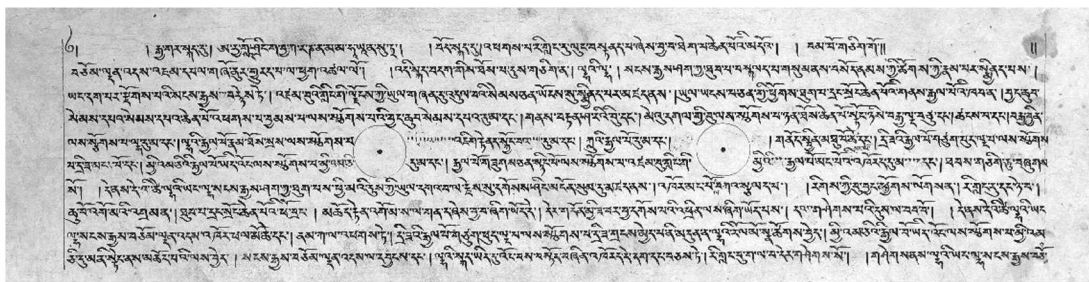


图 14 古格藏经洞 PYDK107-186 《牛角山授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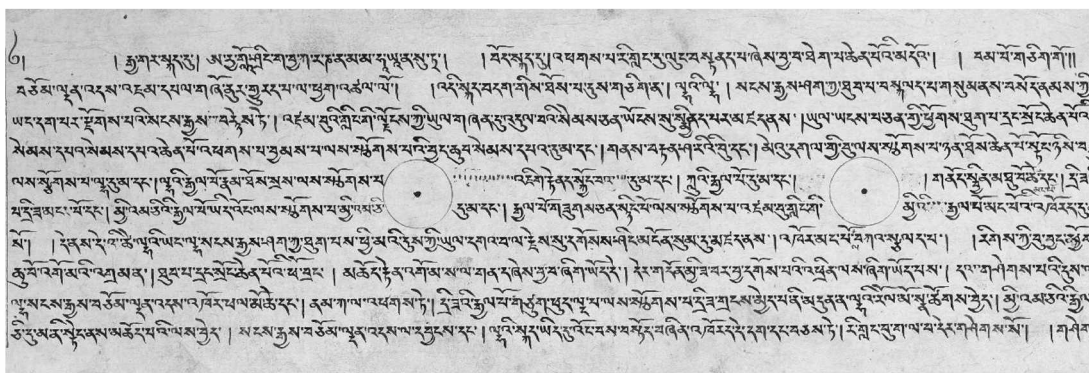


图 15 古格藏经洞 PYDK107-186 《牛角山授记》局部

2. 和敦煌藏经洞如出一辙的校勘程序

敦煌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主要场域之一，吐蕃曾派遣大批以法成为代表的高僧远赴敦煌，吐蕃高僧将中原及西域先进文化和文明成果翻译成藏文，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吐蕃地区，从而促进了各地各民族文化交流。吐蕃政权在敦煌进行了大规模的弘佛运动，这里集中了一大批佛经翻译家和各民族的写经生翻译和抄写大量佛经。尽管人数众多，民族各异，社会成分复杂，但由于受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这项工程组织得力，分工细密，既保证了经卷数量，又保证了经卷的书写质量。佛经从抄写到校对有一套严格的筛选程序，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很多报废经叶，佛经一旦被认定为报废经叶，就要在经叶上面作出标记，以免和合格经叶混淆。在众多流程中，将不合格经叶剪边是主要的操作程序之一，如图 16 所示。敦煌市博物馆藏 Db. T. 0391 号是一张报废经叶，为了与合格经叶加以区分，除了用朱笔画圈标记，还将经叶左右两侧乌丝栏外的空白边沿剪去，进而从右下方边沿开剪，直至右孔处，从而给人一种直观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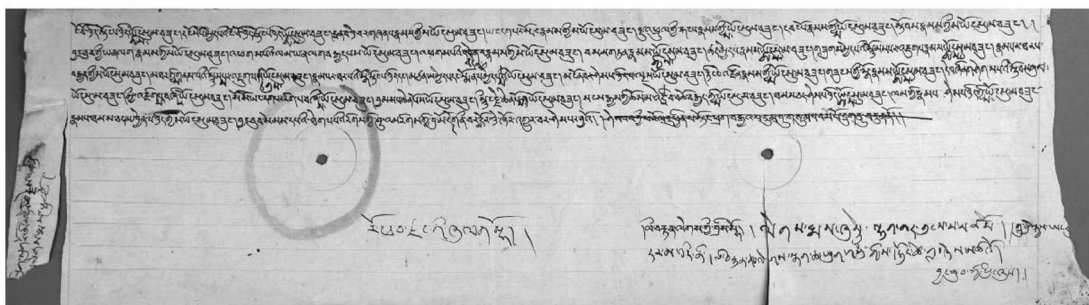


图 16 敦煌市博物馆藏 Db. T. 0391 号报废经叶①

① 马德、勘措吉主编：《甘肃敦煌藏文文献》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229 页。

而敦煌的这种操作规范,被古格抄经生所沿袭,如古格藏经洞出土PYDK239-155是一张报废经叶(图17),为了与正规经叶区分,将经叶的周边空白边沿全部剪去,以示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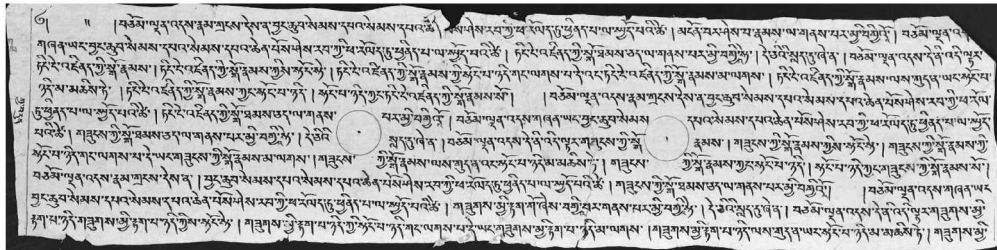


图17 古格藏经洞PYDK239-155报废经叶

除了从外观上作一些醒目的标记,敦煌的大部分报废经叶上面还有文字标记,如敦煌市博物馆藏Db. T. 0414是一张报废经叶(图18),经叶右侧边沿空白处作了标记:Ʞ——废叶,提醒装订者注意。

这种操作在古格藏经洞出土经叶上也有反映,如古格藏经洞出土PYDK239-051号经叶(图19)为报废经叶,校对人员在经叶正面左侧乌丝栏外空白边沿处用黑笔作了标记(图20):ꞰꞰ——废叶。为了提醒装订者注意,经叶背面(图21)又用朱笔标记:ꞰꞰꞰ——废叶,可见古格的佛经抄写,沿袭了敦煌的抄经制度,有着严格的抄经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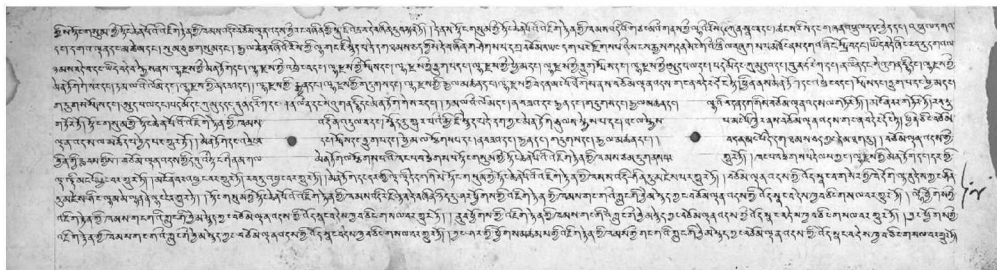


图18 敦煌市博物馆藏Db. T. 0414号报废经叶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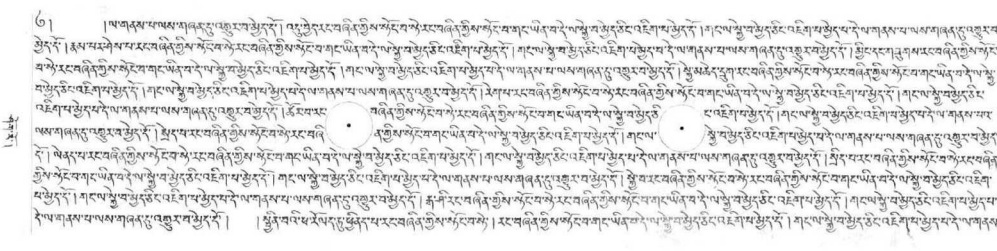


图19 古格藏经洞PYDK239-051报废经叶



图20 古格藏经洞PYDK239-051报废经叶正面局部

① 马德、勘措吉主编:《甘肃敦煌藏文文献》④,第2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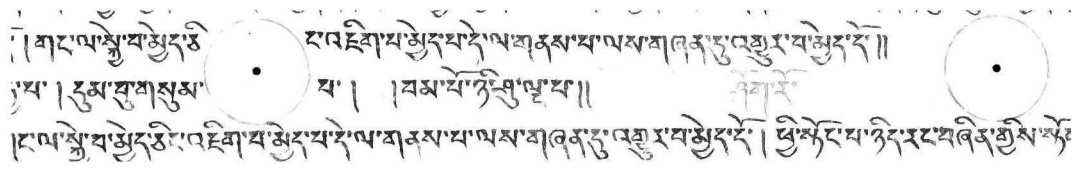


图 21 古格藏经洞 PYDK239-051 报废经叶背面局部

五、元代中央政府下发给阿里的诏令抄件

古格藏经洞出土 PYDK053-008 号经文空白处记录了元代中央政府下发给阿里的诏令抄件 (图 22), 经叶上面有法印 (图 23) 和压花印 (图 24), 现将原文录出:

༄༅། །ཀྲུལ་པོའི་ལུང་གིས། །བཙུན་པ་བྲིམས་མི་ཚང་བ་རྣམས་ལ་ཚོོ་བ། །བྲིམས་ལེགས་པར་མཁན་པོ་ནས་སྐོར་ལ། །ཚོས་ཉན་ཤང་
 །ལེགས་པར་གྱིས། །གལ་ཏེ་ལུང་བཞིན་མ་སྦྱབས་ན། །ཚ་ར་བྱས་དུས་ན་མི་སྦྱག་པ་ཨེ་ཡིན། །
 །བཏ་ཤིས་པར་གྱུར་ད་ཅིག།

译文:

皇帝诏曰：晓谕违法诸大德：诸大德理应严守戒律，遵从上师，弘扬佛法，如有不遵者，将严惩不殆！钦此，愿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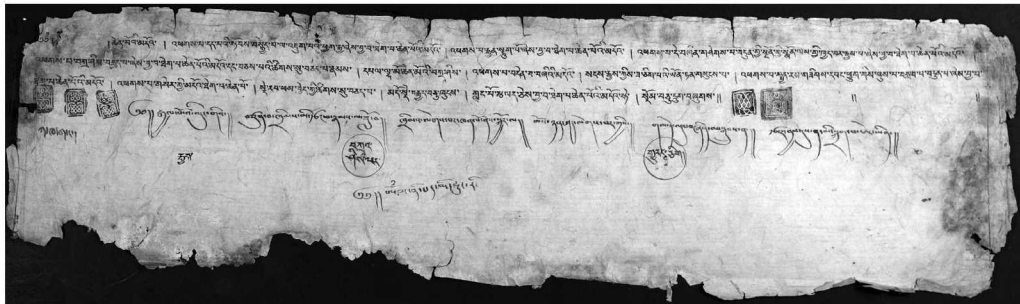


图 22 古格藏经洞 PYDK053-008 元代中央诏令抄件



图 23 古格藏经洞 PYDK053-008 元代中央诏令抄件局部 法印



图 24 古格藏经洞 PYDK053-008 元代中央诏令抄件局部 压花印

这份抄件用第一手资料证明,元代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已经到了阿里地区,也再次充分证明西藏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事实。

六、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古格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前期整理,从大量报废经叶及报废批语的出现,我们可以认为皮央曾经是古格王朝的抄经中心。古格文献体量巨大,几乎涵盖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收录的全部佛经,其中的一批经卷,在《甘珠尔》中阙载,属绝版经文;还有一批佛经文献,在大藏经《甘珠尔》中只有目录,没有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的许多经卷,已无译经题记,而在这批经卷中完整地保存有译经题记,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这批佛经是《甘珠尔》的完整手写版,是修正、补充《甘珠尔》的珍贵资料。古格藏经洞与敦煌藏经洞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敦煌藏经洞出土古藏文佛经文献在古格继续传抄,如法成等译经大师在敦煌所译的佛经在阿里有抄写;经卷抄写中的报废流程和敦煌佛经如出一辙。此外,我们在前期调查中,发现了元代中央政府下发给古格的诏令抄件及八思巴印,结合与敦煌如出一辙的报废经叶处理流程,从而认为古格虽地处边远地区,但通过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印迹,也是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阿里古格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前期整理,我们认为对古格藏经洞所藏文献的深入研究是揭开古格王朝历史的一把钥匙。

[本文责任编辑 央宗]

[作者简介] 张延清(华青道尔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成都 610064);张仁增昂姆,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兰州 730000)。

mented and mutually verified with *Xiningwei Zhi*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Keywords: dGav ldan pa; sDe pa Chos rje; Tsang pa Khan; Kholoche; Choghtu Khan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Literatures Excavated from the Guge Sutra Cave

ZHANG Yan-qing, ZHANG Rig-vdzin dBang-mo

Abstract: From 2020 to 2021,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was doing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Piyang Village, Zanda County, Ngari Prefectur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accidentally found a Tibetan sutra cave of the Guge period, and unearthed a batch of rare and precious literatures, which were huge in volume, with a total of more than 86,000 pieces and a total of 170,000 pages. After preliminary research, the investigation team found that this batch of literatures is a precious material for revising and supplementing the Tibetan *Kangyur* and *Tangyur*, which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ancient Tibetan literatures unearthed from the cave at Dunhuang, and are in line with the process of copying the sutras during the Tubo period. This batch of precious literatures has a valuable documentary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Guge, especially the history of Tibetan Buddhism. The copy of the edict issued to Guge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unearthed from the Guge sutra cave is an indispensable precious literature for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once again confirms the fact that Tibet has been an inseparable part of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ancient times.

Keywords: Guge sutra cave; Recent discoveries; Literature; Tibetan canons

A Verification of the Escorts of Princess Jincheng's Allied Marriage to Tubo

YAN Yin-chun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Tang Emperor Zhongzong, the fourth year of Jinglong (710), Princess Jincheng was allied with Tubo by marriage which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uncle-neph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and Tubo. And the marriage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Tang-Tubo relations and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research. Through mutual corroboration of the unearthed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has verified the escorts of the marriage on both sides of Tang and Tubo and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has further complemented the informat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marriage envoy team and has enriched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of Tang and Tubo. The members of the escort team include Yang Ju (Yang Hongju), Zheng Weizhong, Zhou Liyong, Jia Lingwan, Li Zhixin, etc. The reception team consists of Shang Zanduo, Shang Qinzang, Ming Xila, and the others. Yang Ju, formerly known



《对最新发现古格藏
经洞出土文献的初步
认识》附图

图1 古格藏经洞洞口（札达县
文物局局长洛丹拍摄）



图2 古格藏经洞内部图片（札
达县文物局局长洛丹拍摄）



图3 杜康佛殿
所藏古格时期古
藏文文献（藏于
后排靠墙经柜
中）